

朱子語類

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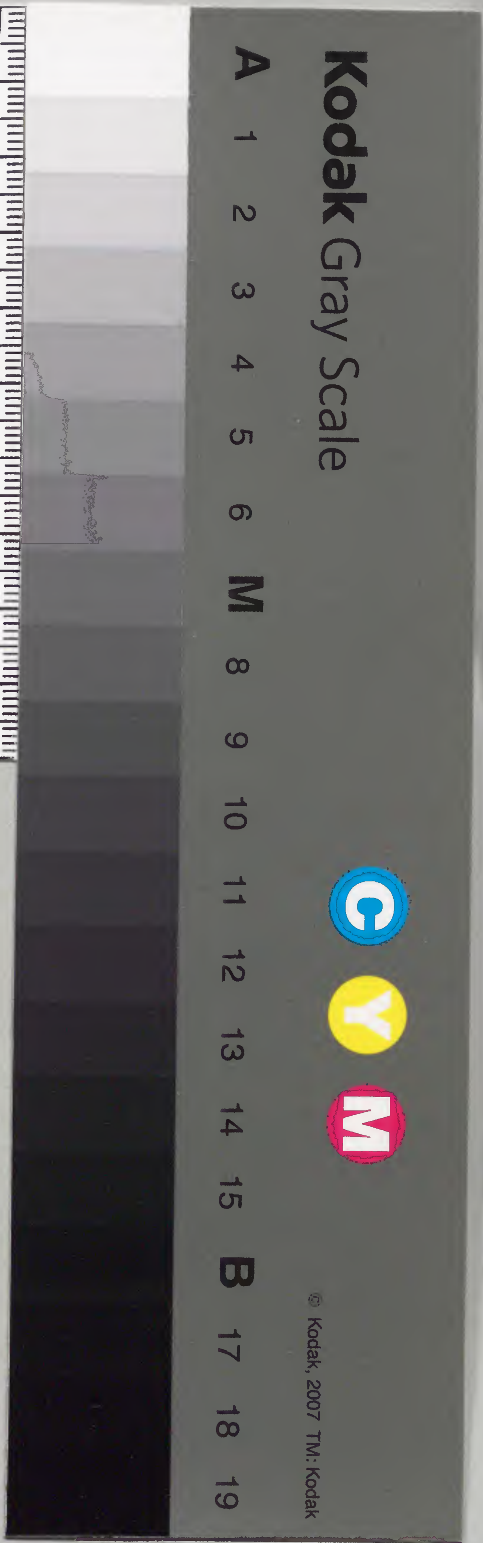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架	三ノ一	六ノ七	漢書類
架	一五	冊	
架	一五	冊	

莫書門

漢書門			
架	三ノ一	六ノ七	漢書類
架	一五	冊	
架	一五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3)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中庸圖

朱子語類卷第十一

學五

溪草文庫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

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

得在心日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

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

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

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方子

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說。元與他不相似。備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備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蔚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明鏡如何照物。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祖道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闊。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舉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

季札錄云庶幾

心平氣和可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以息索義理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賜

季札錄云。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又云。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省察。一作體

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

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震

讀書須是虚心切已。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看文字須是虚心。莫先立已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虚心切已。虚

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虚心去

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

把做聖人意思。淳

聖賢言語。當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

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淳

凡看書。須虚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

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泳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

枉費心力。不若虚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

也。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虚心。隨他本文正意看。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虚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息。釋底事。却去無息

量處得。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虚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虚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是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人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人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

終無進益。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賀孫

或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虚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崎。却教當時

人如何曉節

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儒用

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已見。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

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

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

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

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

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

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

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

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不得已。若只

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

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寓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

就書冊上理會。此因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會

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

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

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并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

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止。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

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履孫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

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

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

譬如棊卓子。只棊中心亦不可。但棊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已

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

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方子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息。便行。豈可又

安排停待。而後下手。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片紙。上道理行

之可也。懷孫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可學。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不得底。便道真理會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淳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壽昌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

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璘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枉了思量。熹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淳

看文字不可相妨。須各自逐一著地頭看他指意。若牽窒著。則件件相礙矣。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相牽合。讀書要周遍平正。夔孫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此窒礙。方

有進益。又云。某解語孟訓話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且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逆詐。是那人不會詐。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見其才耳。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入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人傑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

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沉潛玩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何可喫。謙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道夫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振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概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

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

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

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營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傑錄云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已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着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着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甚功夫也方

因僉出文字偶失僉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為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寔

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着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方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嵩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蠢。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淳。以下讀諸經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閩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

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

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敬仲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

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曉崎。寓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

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着一點私意不得。節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始得。賀孫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

意亦須得八九帶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備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細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

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王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高

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揚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儻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賀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淡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人傑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以下雜論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橫渠。知言。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委之。

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睡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璘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

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明作。以下論看注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着淡息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淡息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思。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

要人字字與某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箇意。去看他底。莫要才領略些大意。不耐煩。便休了。祖道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息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

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

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

饒本作替地

快活。若有

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敬仲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

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

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

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雅

句心。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上言句心

即此意

且尋句內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

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蓋卿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

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

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

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息也。大雅。以下附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讀。泳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

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泳

隨文解義。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

去。當必大錄此下云古人似未嘗理會文義。今觀其說出底言語。不曾有一字用不當者。

解經若於舊說一向人情他。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

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升卿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濃厚。非便儂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

之德孤

論著書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

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

心之法。

廣論編次文字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

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

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

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

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

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

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

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廣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

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祇是讀得麤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

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

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會

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

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

見。札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

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紀漢書。史紀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大錄云。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

備。看得大概。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芝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灌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為專為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祖溫公爾。



曰。誠是祖。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壽日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

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概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端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

然。質孫

問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淡洽。芝云。正緣是不淡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

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淳錄云。那裏靜。必做得工夫。夫有長進處。只是歸來道死不及叩之。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義剛

十過又兼一
冬景五消
甚事發來

聖賢只景發來
對境云眼裏精

朱子語類卷第十二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升卿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祖道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一作如何做
得事成。關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季札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祇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端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

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士毅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敬仲

須是猛省。淳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融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賀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如佛家說。只於都看得見。才高。須着實用工。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其所以常道他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没人。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

先子言類卷十一
三
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錄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敬仲

大概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

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謹

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錄云：非是活提一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賜錄作只存心之法。李札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季札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祖道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

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

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

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個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

靜。久則自明。士毅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韓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個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因說存養。儒用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并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并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

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

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

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
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
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史離。無毫髮間。則天
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
之功。豈易量耶。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會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
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
得是非善惡。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人

曾學禪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
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閒。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可學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
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
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

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鬪。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節○以下論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

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

道理不盡只是不會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

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息

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伯羽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

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

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

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

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

處正在這裏。錄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儒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上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

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雜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義剛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驥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

坐。看來須是靜坐。蓋卿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

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方

敬則萬理具在。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世持

敬勝百邪。泳

只敬則心便一。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

不着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

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

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

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砥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敬只是一箇長字。熹

敬無許多事。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栢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

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升卿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慮。則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

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

可學

或問持敬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會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銖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爲仁由己。作與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做。又問如此時。須是勉強。曰。然。

去偽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
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
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什么。賀孫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
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問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
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
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
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
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
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備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
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
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
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
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
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
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
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

敬乎。直柳。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入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

難。備。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功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息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

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

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霽然如春。則爲仁。肅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次日陳一之求先生書。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憑終不肯寫。謨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賀孫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從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德明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夔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是其間物來能應事至能斷者是方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

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以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

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備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

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

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

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

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

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也。專

一。只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

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

時。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

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

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會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

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

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

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

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

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

做工夫正爲此也。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息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息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備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北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雖然動靜。則靜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

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

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皆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

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

校却別。從周

靜便定。熟便透。義剛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不翕則不能直遂。○個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文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

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

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息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

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

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

靜極復動。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

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

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

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底

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今隨

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兵家亦言主靜點着便

有方

因着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淡

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動靜相涵○應物物與我心

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方謂沖漠無

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

虛則明明則通也動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致公平也靜不可無應

者動處亦是仁定者是義亦是各正性命所謂貞也如水開

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來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

是一箇天地水實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靈能知之者矣

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

要件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

然試之亦略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道夫

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

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

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息起去又鬧了不暇息德明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十三
學七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祖道○以下踐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此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

朱子語類卷第十三

學七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

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此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

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

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數

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

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求。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麟

爲學就其偏處着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既揆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備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傑人放教脚下實。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備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升卿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

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夔孫。以下理欲義利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椿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熹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

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熹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這邊功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熹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

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釘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

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儒用略。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去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別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壽昌。

水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謨。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闕祖。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闕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須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

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而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殺。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治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熹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個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剔脫分明。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節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

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

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

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知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

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

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

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它

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

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

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

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

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此。聖人恐

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不可不知所擇。故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滄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謨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必然好惡。乃是私也。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以下係人倫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

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挂天。下挂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挂天。頭挂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若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若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他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他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綱錄此下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

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為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卓○

同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常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

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壽昌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振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

也。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端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

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考。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纜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常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

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無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并卿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卓

蜚卿問安卿問目。以孝弟推說君臣等事。不須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

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賀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驥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

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卓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賀孫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備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

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簞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大雅以下雜論處心立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夔孫

事無非學。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覩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事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熹

九子言卷一
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揚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翁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去偽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糲。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
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他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
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寧王見他有功自度不可居儲
嗣遂力讓他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
說他見他兄讓他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他裏面
有這箇道理得他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
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
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稟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
而已矣。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熹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熹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滋味自然臨事有別
處。季札

須是慈祥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因

仁及此
○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永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
裹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熹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麤○祖道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誤宜用浙本後來觀之不如用建本。謂浙
俗好

作長厚
○可學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稍便愈更界下。一齊衰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貪生畏死。一至於此。可學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可學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方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爲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畱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胡泳

輕重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他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熹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問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問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問。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

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直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粗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

大學語孟卷之三
二十一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廢暴及再問所答不然。○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伯羽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著。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自修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

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各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

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陽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

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

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

入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

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翁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節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彙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蒙

譚見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彙括以至理。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

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向來做時文。只羸疎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以下論仕。以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

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人須辦得去托身於人仕宦○升卿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何如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他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楊

朱子語類卷之十三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四

大學一

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

讀之篇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謙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爲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濶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去偽。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淳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爲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時舉

或問大學之書。卽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

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自修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士毅。○後面其失漸輕亦是。廣錄云。下揩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冊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多模樣。賀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說。便都是這裏。淳

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節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椿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

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才伸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卽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可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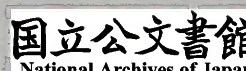
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修身爲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許多事。椿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古入小學時。都會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會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爲。爲仁者。敬必有所爲。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會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當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幹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賀孫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賀孫

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乎。願爲今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崖。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却不妨。幹
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溫前面。不可只恁地茫茫看。須溫故而知新。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亦不可得而求矣。賀孫

讀大學。初問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賀孫

謂仔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受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

有用。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槩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別。且如喫果子。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只是滋味別。胡泳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面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喫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淡。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般。未會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不會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著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會著上面。只是恁地略綽將過。這心元不會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上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

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知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

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

濟事。賀孫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著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

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

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斲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賀孫

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可學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

使人讀著常惺惺地。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淡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貪多。道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蓋言之。淳

大學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淺理會。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辨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盪。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嘗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簡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賀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旣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

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格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爲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備

問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可學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爲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備

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此俛字何謂。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友仁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個須先識得外面一個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
新民。欄

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
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個。他便恁地
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個
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
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最末事。
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
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賀孫

經上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端蒙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

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敬仲。以下明明德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個道理在

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

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士毅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

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

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

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方子

明明德乃是為己工夫。那個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

外面請入來底

蓋卿

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若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儒用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季札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會見得。須是勇猛著起精神。拔出心肝與它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備

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備

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問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著个復字。可學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个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季札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

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備

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履孫

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知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椿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昏。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

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則寧熟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賀孫

曾與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個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個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定。

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爲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爲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爲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個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溫夏清爲孝。人能冬溫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爲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味。且如齊宣王見牛之觶觶。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爲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爲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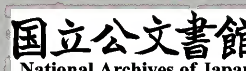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

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個便是明處。孟子發明赤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子蒙

或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分曉了。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个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个不昧。具得眾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

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備○盡錄別出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眾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



存得自家个虚靈不昧之心。足以具眾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虚靈不昧是如何。具眾理是如何。應萬事是如何。却濟得甚事。又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爲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著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修。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卽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熹

問大學注言其體虚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寓。按注是舊本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虚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廣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
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
公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
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
天之予我者。莫令汗穢。當常常有以明之。讓

問明明德意思。以平旦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不明。曰不要
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別意思證。讀書最不要如
此。賀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仔細將心體驗。不然皆
是閑說。賀孫

傳敬子說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單也不
得。且去子細看。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槩恁地說。到下面方
說平天下至格物八者。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就此八者理會
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裏。而今且去子細看。都未要把自
家言語意思去攙他底。公說胸中有箇分曉底。少間捉摸不
著。私意便從這裏生。便去穿鑿。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
字分曉了。便曉得大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
然見得。而今且說格物。這箇事理。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
安頓它。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
聖賢所言之理。讓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
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未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
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在新
民明德而後能新民。德明。以下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在它。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寓

蜚卿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修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汗也。驥

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賀孫。○以下達至善。

至善。猶今人言極好。方子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側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清。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履孫

至善是个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震

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德明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永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它也。德明

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爲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語竇文卿。又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善。又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德明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良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卽止於至善之地也。曰只是要如此。卓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

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旣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銖以下

明德止至善

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個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個瑩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德明問明德至善。莫是一個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常知如何而爲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个下工夫處。景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裏。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如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这个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聖賢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据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著實。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來。朋友因甚而來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著一一與他考究。似此用工。初間雖覺得生受費力。久後讀書甚易爲工。却亦濟事。道夫

明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爲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便是理會知之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明。便有知底道理。溫恭允塞。便有守底道理。此條恐有誤。道夫

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

重。節。以下新。民止至善。

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修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節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个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以下明。德新民至善。

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得便休。須是要止於極至處。賀孫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个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淳。寓同。

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个

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泳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備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

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

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錄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

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更自

有個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

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柰何曰若使聖人得位

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

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胡泳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德明



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拱壽

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槩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知止有定

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端蒙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砥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

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跌在這裏。不知个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它。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賊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備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

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是妙。若不是他自會如此。如何說出這字。賀孫

知止而後有定。必謂有定。不謂能定。故知是物有定說。振

未知止。固用做工夫。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爲力也易。備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

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端蒙

問定而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

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賀孫○以下定靜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義剛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

東去西走。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惑之語。竊謂

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凡立說。須寬方流

轉。不得局定。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

等處。未到那裏。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得處。也理

會不得去。士毅

問靜而後能安。曰。安只是無馳騁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

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德明○以下靜安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爲事物所移否。

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而今人

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安。若是心靜。方

解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既靜則外物自然無以動其心。既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打做那

裏去都移易他不得。道夫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

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寓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

在貧賤亦安。節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淡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

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

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淺耳。

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問先生於此段詞義。望加

詳數語。使學者易曉。曰。此處亦未是緊切處。其他亦無可說。

德明。定靜安。

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

隨所寓而安。蓋淡於靜也。去偽

定靜安三字。大略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

處而安。當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

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

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

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賀孫。知止。定靜安慮。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

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靜。安則靜者

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不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備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令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爲此。又欲若彼。既欲爲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淡。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佳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會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處。

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著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負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

會恁地。
賀孫○知
止安慮

李德之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爲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先安排下樣子。後却旋求來合。蓋卿

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渙與幾。或問中。却兼下

極淡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木之

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學蒙○安慮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德明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

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方壽慮是研幾。闕祖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已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淳○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卓○知止至能得

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履孫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乃能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當。斯得之矣。夔孫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靜安了。復

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賜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胡泳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

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琮

問定卽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

論語精義卷十四
二十九
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芝

王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知止。則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十一歲。來年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過。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只是在止於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震

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物之來。略審一審。劉淮叔通問慮與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慮便是審其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慈。至言仁則當如堯。言孝則當如舜。言敬則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言開欲以明德之明。為如人之失其所有。而一旦復得以喻之。至慮字則說不得。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撞著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爾寧靜。靜而安。便如人既知某物在甚處。某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道夫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

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砥。萬同。

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浚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本之說如此。則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曰。固是。再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木之。

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道夫。

人本有此理。但爲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節。

問知止至能得。曰。真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未甚要緊。聖人但說箇知止能

得樣子在這裏

萬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

錄

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略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

闕一。賀孫

問知止能得一段。曰。只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先生論看文字。只要虛心。濯去舊聞。以來新見。時舉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人傑

知止至能得。譬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德明

問知止至能得。曰。如人飲酒。終日只是喫酒。但酒力到時。一杯淡如一杯。儒用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閔祖

大學章句說靜處。若兼動。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細分。方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

